

新編諸子集成

中華書局

淮南鴻烈集解

下

葛渭君 編

詞話叢編補編

第一冊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詞話叢編補編/葛渭君編. —北京:中華書局,
2013.3

ISBN 978 - 7 - 101 - 09032 - 1

I. 詞… II. 葛… III. 詞(文學) - 詩歌評論 -
中國 - 古代 - 選集 IV. I207.2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2)第 270052 號

詞話叢編補編

(全六冊)

葛渭君 編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144½ 印張·12 插頁·2980 千字

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-2500 冊 定價:530.00 元

ISBN 978 - 7 - 101 - 09032 - 1

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

詞話叢編補編前言

所謂「詞話」，乃考訂詞人生平仕履、評述詞作本事藝文、記載詞籍版本題識等方面的專門著述。它錄存着歷代詞家賞析名篇的心得感悟，印證着不同詞派的詞論詞風，承載着詞體演變的艱難歷程。歷代詞話，不但內容豐富多彩，而且形式靈活多樣，不拘一格。今人所見詞話，有的以專著面世，如宋楊元素《時賢本事曲子詞》、清陳廷焯《白雨齋詞話》、近人王國維《人間詞話》；有的混跡於詩話、筆記、雜著、隨筆中，如宋周密《草窗詞話》、明楊慎《升庵詞話》；更有些是來自詞籍、詞選之點評，如明末清初王士禛、鄒祇謨《倚聲初集輯評》。研讀古今詞話著述，若逐條翻閱，似覺支離瑣細；倘整體合觀，頗能引人入勝，猶如諸家詞論彙粹，蔚為大觀。

歷代詞話資料頗為凌亂，搜集彙編並非易事，整理校點則困難更多。近代學者曾為此做出過堅持不懈的努力，唐圭璋於一九三四年推出《詞話叢編》（以下簡稱《叢編》），凡三函二十四卷，收詞話六十一種；中華書局於一九八六年再版重印，多有補正，收詞話達八十

五種，堪稱詞話資料甚爲精準的集大成之作。吳梅序中稱之爲「洵詞林之鉅製，藝苑之功臣」，實非溢美也。因而該書自問世至今，一直深受讀者喜愛，成爲研習詞學必不可少的重要參考書。

時過境遷，學者每每感歎《叢編》亦有其難以避免之缺憾：首先，限於主客觀條件，尤其是在戰亂與動亂環境下，某些珍貴的詞學文獻，包括某些孤本秘籍，乃至稿本，唐先生未曾寓目；其次，某些散見於總集別集、史乘方志、詞籍叢編中的詞話條目，唐先生無緣得見，未及摘錄；再次，當年《叢編》採納的個別底本不是善本，先天不足，原有疏漏。唐圭璋先生曾表示《叢編》仍有待擴編增補，惜乎時不我待，唐老早逝，宏願未酬。於是，爲《叢編》拾遺補缺的重任，只能由後學晚輩接力繼武、勉力爲之矣。

唐圭璋私淑弟子葛渭君熱衷詞學，長期致力於收集詞話，網羅資料。唐老生前對他亦頗多鼓勵，給予指導。葛先生說自己走過不少彎路，甚至早年所輯資料亦曾被人趁火打劫，但他在唐老治學精神感召下，從來不灰心，不放棄，數十年如一日，不遺餘力，千方百計尋覓詞話，資料丟了重新再輯。功夫不負有心人，終於抄錄出幾百萬字的詞話資料，手稿裝滿十餘個紙箱，目前正在有計劃地進行整理編次以交付出版。

葛先生對詞話的補續增編，是有目標分階段進行的。第一階段，先做《詞話叢編補

編》（以下簡稱《補編》），補錄《叢編》所列各位作者之散見漏輯或近來新發現的詞話，換言之，《補編》中出現的詞話，其作者名均見諸《叢編》，並無新人。第二階段，再編《詞話叢編續編》，專收唐圭璋《詞話叢編》無暇顧及、不曾採編的詞話，含專著、專文、專評等；換言之，《續編》中出現的詞話及其作者，可謂葛先生的新發現，初步清理約計百餘種。第三階段，以《詞話叢編外編》結集收入上述《補編》《續編》容納不下的、比較零碎甚至無法編成書的詞話資料，儘管其作者不一，體例有別，卻如靈光一現，極具參考價值，因而彌足珍貴。如今《補編》已定稿排版，即將出書。《續編》亦開始後期加工，可望明年完成。《外編》已得部分成稿，尚待增訂。三部巨編，擬於五年內陸續出版問世。

這裏且說《詞話叢編補編》。

據本書《凡例》可知，《補編》的收錄範圍，遵《詞話叢編》慣例，「大抵以言本事、評藝文為主。若詞律、詞譜、詞韻諸書，以及研究詞樂之書，概不列入」。其參考引用書目達一百二十餘種，合併編成詞話著述六十七家，總計近三百萬字。若與《叢編》相比較，《補編》輯錄詞話特點顯著。

首先，《補編》擴大了輯錄範圍。以宋胡仔《苕溪漁隱詞話》為例，《叢編》收錄的二卷

凡四十九則，分別採自《苕溪漁隱叢話》之《前集》卷五十九與《後集》卷三十九的「長短句」專篇。葛渭君將搜索範圍擴展至全書，即在《前集》六十卷、《後集》四十卷中，凡涉及詞評詞論詞人考辨者，均予摘錄，遂補得《漁隱詞話》一百六十條，幾為《叢編·漁隱詞話》的三倍以上，從而令胡仔的詞學理論暨美學觀點得以全面展現，給後人更多啟迪。如在《漁隱叢話後集》卷三十七《俞秀老漁父詞》中，附錄了苕溪漁隱即胡仔據《傳燈錄》轉述的閩縣謝氏「棄釣艇投芙蓉山訓禪師落髮」的故事，以此為俞紫微《阮郎歸》詞（見《全宋詞》二〇九頁）之用典本事，使讀者終於可以讀懂該詞。諸如此類擴大搜索範圍後所獲得的新詞話，在《補編》中在在皆是，比重最大。

其次，《補編》將目光移向詞籍、詞選的批注點評，從而彙集出更多的詞話。如明楊慎《批點草堂詩餘》；清許昂霄《山中白雲詞偶評》；徐珂《歷代詞選輯評》等，雖多為對名家、名作、名句所作的三言兩語、言簡意賅之點評，卻真實反襯出作者獨到的詞學觀。如在陳廷焯《詞則輯評》中，讀者即可通過條條短評，領悟清浙西詞派的「雅正」觀及常州詞派的「沉鬱」說之具體而微的深刻內涵，很值得做專題研究。

再次，《補編》中出現了新近發現的詞話著述，格外令人驚喜。如《倚聲初集輯評》二十卷（《續四庫全書》本），展示了清初鄒祇謨、王士禎某些頗富現實指導意義的詞論見解，對於

清詞的中興與繁盛，起過推波助瀾的作用。又如陳廷焯《雲韶集輯評》二十五卷（稿本），還能爲我們提供出作《全明詞》與《全清詞》（順康卷）補佚的大量資料線索。而況周頤輯《歷代詞人考略》（景刊本），在修正詞人小傳、訂校詞人作品方面的資料參考價值更是不容忽視。

最後應予指出的是，《補編》中有些詞話，是《叢編》已有詞話的重輯本。凡此個別的重輯本，誠如《凡例》所云：「其內容與《詞話叢編》略有交叉。如於譚獻《復堂詞話》一卷之外，別有重要發現，爲確保譚獻全部詞話體制之完整性，不得不重新輯編。又如許昂霄之《晴雪雅詞偶評》，與《詞話叢編》所收《詞綜偶評》編次有別，而內容大同小異，然亦有所增補，並附錄了張宗櫛某些校跋，又可訂正《詞綜偶評》某些疏漏與誤刊，故仍予採錄。」總之，重輯本內容既有增補，文字也更精確，應可與舊本合觀，甚或取代舊本，更便於讀者參考使用。

《補編》對所收詞話的整理校點是下過苦功的。衆所周知，詞話之來源十分龐雜，那些從詞籍點評、詩話筆記、隨感雜著中摘錄出來的詞話，一向不被認爲是嚴肅的學術論著。即便是散見於別集總集、書信題跋、史乘方志、類書典籍中的詞話，亦往往成爲茶餘飯後的談資，學者視如冷門。現代詞學界對詞話的認知與關注日益強烈，然而詞話固有的疏漏增添了彙編整理、點校考辨的難度，《補編》的成書概莫能外，試舉數例：

《倚聲初集》卷九《浪淘沙》的詞調下列舉了吳偉業的名篇「枉自苦凝眸」，評曰：「梁人云：『此柳風流可愛。』」點明吳詞「報導孫郎消息好，楊柳風流」所用典故出處。然而遍查梁人文集，未見所引贊柳名言。原來「此柳風流可愛」並非「梁人」所云，實乃齊武帝用以比擬張緒的。按唐許嵩撰《建康實錄》卷十六云：「劉俊之爲益州刺史，獻蜀柳數株，枝條甚長，狀若絲縷，『齊武』帝命置於太昌靈和殿前，因宴翫賞咨嗟曰：『此柳風流可愛，甚似思曼少年。』」齊武帝蕭頤以柳擬人，誇張緒（思曼）有材幹，隨即提拔張緒爲太常卿、國子祭酒。吳偉業借此典故，以風流楊柳贊歎孫郎（令修）前途光明可望高升。鄒、王號稱學問高，卻將人物時代都記錯了。《補編》將「梁人」加圓括號以示當刪，添「齊武帝」三字加方括號以示當補，如此校改後文理便暢通了。

《漁洋詞話》引顧夔《醉草》詞云：「高柳數聲蟬，魂銷似去年。」經查《花間集》卷七、《花草粹編》卷二、《御選歷代詩餘》卷四、《詞綜》卷三等書，所收顧夔該詞，其調名皆作《醉公子》，雙調四十字；並且「高柳」均作「衰柳」，義勝。可見「草」是「公子」兩字合文致形近而訛。按王士禎門人鄭方坤撰補《五代詞話》，引顧夔此詞調名仍作《醉草》，蓋延續乃師之誤也。《補編》將原文「草」字加圓括號，另添「公子」兩字加方括號，修正了此處調名之誤。

《升庵詞話》有「側寒」條，引「王介甫詩：『側側輕寒剪剪風。』」查遍王安石《臨川文集》百卷，並無上引詩句。《丹鉛餘錄》卷十重見此條詞話，引王荊公詩句同前。按《唐人萬首絕句選》卷七明確標示「側側輕寒剪剪風」是唐代詩人韓偓《寒食夜》中名句，《歲時雜詠》卷十二引韓偓詩句「側」亦作「側」，側側同側側，狀寒冷也。楊慎誤記詩之作者，並且一誤再誤。《補編》將「王介甫」加圓括號以示當刪，添上「韓偓《寒食夜》」加方括號以示當補，糾正了楊慎的重大失誤。

《樗園銷夏錄》附《無聲館詞序》有云：「顧君芷衫與余相見於邗上數晨夕者，浹旬出所爲詞示余。」原稿於「衫」下、「夕者」下分別加逗號，文理不通，出現破句。按陶淵明《移居》詩云：「聞多素志人，樂與數晨夕。」逯欽立校注：「數晨夕，算過了幾朝幾夕，言過日子。」又「浹旬」指一句，十日。明乎此，則可知當作如下標點：「顧君芷衫與余相見於邗上，數晨夕者浹旬，出所爲詞示余。」這是對斷句標點的校正。

《補編》中個別詞話也有存疑待考者。如《倚聲初集》卷十五《滿江紅》錄陳維崧「一畝書齋」詞，點評道：「長瓜生天才瑰詭，有其年起而匹敵。」按「長瓜生」，史無其人，不明所指。據文義，似當作「長爪郎」。長爪郎指李賀，典出李商隱《李長吉小傳》：「長吉細瘦，通眉，長指爪。」頗疑「瓜」乃「爪」之形近而訛，而「生」與「郎」乃同義詞。評語或謂李

賀鬼才，瑰詭之詩爲世人驚歎；而陳維崧（字其年）詞作堪與李賀詩匹敵云。三個字竟錯了兩個，卻無版本實證，便只能存疑了。

《補編》中還有某些詞話內容有疏失，簡單校勘無濟於事，遂附「編者按」加以說明。如《歷代詞人考略》卷五「王衍」小傳下有《北夢瑣言》云云，出處有誤，遂加「編者按」，以上兩條不見於今本《北夢瑣言》，分別見於《花草粹編》卷五及《五代詩話》卷一轉引；異文據《花草粹編》校正。」由此校正了引文出處，文理順暢，事理可通。還有大量他集互見詞，也是借「編者按」予以說明，有利於讀者查核，避免了諸家點評之詞句在相關詞籍（例如《全唐五代詞》、《全宋詞》、《全金元詞》、《全明詞》及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等）中相關作者名下查不到下落的尷尬。

凡是諸詞籍選本之眉批、旁注、總評的詞話，編者酌情摘引了被評批之相關詞句，可省讀者翻檢之勞，有利於互相比照理會詞話。圓括號內的此類摘句，不與詞話本文訛混，這一點做得比較得體。

《叢編》標點簡單，不用專名號。考慮到當今讀者、尤其是中青年學者的需要，《補編》於書名篇名、詩文標題、特別是詞牌名，酌加書名號，很有必要。

《補編》卷首開列了「引用書目」，交代了本書的資料來源、詞話出處並所據版本。這有利於讀者按圖索驥，查核校訂，追本溯源。

精心整理校勘、標點補正的《詞話叢編補編》，連同隨後推出的《續編》、《外編》，必能爲當代詞學研究，提供系列的完整的彙刊的詞話資料，且請拭目以待。

中華書局 劉尚榮

二〇一二年四月

詞話叢編補編序

半宋樓主人葛渭君先生，詞壇宿將，唐圭璋大師之私淑弟子，鹵陽野夫薛瑞生之金石友也。凡天下士，相識而後相知者多，未若予與葛渭君先生，相知而後相識也。君子會友以文，憶昔拙著《樂章集校注》面世未久，即得一不相識者賜函，拆而視之，彩牋之「半宋樓」三字空心印紋赫然入目，邊款又印有姜白石「舊時月色，算幾番照我，梅邊吹笛」之句，尾署名則「葛渭君」者。來教未睹，先知其爲雅士，並知其以治詞爲業者，所謂宋詞乃宋代文學之半壁江山者是也。其後文字往來不絕，大抵言詞，並對拙著獎掖之餘，又指瑕糾謬，手自抄錄可補拙著之資料十數萬言，予是以知其爲諍友可交也。未嘗謀面即以心印心，識荆之急切可知。其後又以所校點結撰之《陽春白雪》等鴻著相贈，又知其所收藏宋人詞集之善本、珍本、名人批註本乃至國圖所無之孤本，而其正在董理之歷代詞話又篋笥相疊，自又引起予之另一金石友、學者、中華書局編審劉尚榮先生之興味。學界譽劉君「愛朋友勝於愛自己，愛中華勝於愛朋友，愛學術勝於愛中華」。得此信息，其喜抃

可知。於是戊寅初秋，餘暑尚熾，畏日灼人，即與劉君相約赴平湖訪友兼訪書耳。吾儕一見如故，遍觀其珍藏，復論其詞話，觀復論，論復觀，如此者數日不倦。既一見傾心，即以心相值，故在觀、論之外，亦復有爭執在。以其所輯詞話宋代部分已蒙宋少連再世者之強取豪奪，惟易壓殺之手段爲等其先死。愚二人既憤掠奪者之卑鄙，又怨葛渭君之不爭，而伊卻泰然自若，寧願重新董理而不訟諸有司。君子以直報怨，以德報德，今見其以德報怨，無乃迂腐可哂乎？然又不能求人同己，說而不服，只好存異而已矣。對其山積尚待殺青之稿，劉君當即商酌由中華付梓。孰料藏香匿光，泄耀難遮，知者遂多，出版界識家蜂至，遂有欲捷足先登者。愚恐其誠厚失計致節外生枝，遂疾電劉君，劉君得報，適值中華書局領導換屆，不忍此稿之旁落，當即匆匆再奔平湖，負笈歸京。此乃是編由中華棗梨之始末也。今觀是書，名之曰《詞話叢編補編》，昔日之惑於是乎洞明矣。意新而名之以唐編之舊，且綴之以「補」者，是示其承師之遺緒，而不欲另立門戶也；蒙劫掠而以德報怨者，非尊老子之教，而恐有辱師門也。然則歐門雜選，賢佞並存，賢者自賢，佞者自佞，賢者自能光大歐陽門楣，佞者又何能損歐陽之門楣於萬一也。所以明此者，恐如昔日之《代白頭吟》之兩籍錯見，故效《南部新書》，載記其始末，略示立此存照之意耳。況古往今來，有其名者未必有其實，有其實者未必有其名。而更有甚於此者，則無其實

而竊其名，有其實卻辭其名。蓋葛渭君有其實卻辭其名者久爲人所聞，據個中人言，有兩所名牌大學，願出資爲其建詞學研究中心，並聘其爲教授，許其來去自便，卻爲其婉言拒絕，甘蟄居海隅，足不出戶，潛心著述，積而不發，發則一鳴驚人。綜而論之，半宋樓主人葛渭君先生，嘗被譽稱爲「學歷不足，學力有餘」，名不前人，實不後人。學歷不足，名不前人者，無教授、長江學者、學術超人之類光環，僅爲平湖航運公司之一退食職員耳。學力有餘，實不後人者，有是編爲證，勿庸鹵陽野夫之饒舌也。嗚呼！此正所謂「涸底松」與「山上草」之雲泥之別耳！試讀是編，知其爲唐門之英，士林之秀，詞苑成就之佼佼者也。陳後山云：「士之行世，窮達不足論，論其所傳而已。」葛君有是編傳世，可謂不虛此生矣。因劉尚榮君與予知其撰著梗概，且劉君又通審全稿，故半宋樓主人以爲劉君宜撰前言，予宜寫序，故不敢辭。

奉先薛瑞生壬辰閏四月於西北大學蝸居軒

詞話叢編補編凡例

一、唐圭璋《詞話叢編》修訂本（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），收歷代詞話八十五種，洵詞林之鉅製，藝苑之功臣。然因主客觀條件之局限，所輯諸家詞話，難免未盡完備。爲唐編拾遺補闕，即本書之編纂緣起也。

二、本書所收詞話之作者，全部見諸唐圭璋《詞話叢編》。然因資料來源或與唐編不盡相同，故詞話命名偶有變異。比較兩書之總目，可見其異同也。

三、本書收錄範圍，仍遵《詞話叢編》成例，「大抵以言本事、評藝文爲主。若詞律、詞譜、詞韻諸書，以及研討詞樂之書，概不列入。」然有詞評兼及律譜韻樂者，酌情採錄。注釋文字及原詞之作者題序，概不採錄。

四、本書所收詞話，分別採自諸家別集、筆記、雜著及部分總集、叢書等，大多使用通行本，然亦不乏新發現的珍本秘籍乃至手稿，還有附見詞選者。經擴大搜索範圍後，所獲良多。如夏敬觀《五代詞話》即不易尋覓；又如周密詞話，除有一卷見諸《浩然齋雅